



塞上惊雷  
(下)

吐凡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SAI SHANG JING LEI

塞上惊雷  
(下)

吐凡 著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塞上惊雷: 全2册 / 吐凡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219-08357-4

I. ①塞… II. ①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1611 号

---

监 制 彭庆国

责任编辑 杨 冰 曾蔚茹 林晓明 陈曼榕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

邮 编 530028
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
印 刷 广西区党委凤凰印刷厂

开 本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 61.5

字 数 560千字

版 次 2013年6月 第1版

印 次 2013年6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357-4/I·1645

定 价 86.00元 (上、下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## 红土绿原

|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(序) .....   | (1)   |
| (一) .....   | (3)   |
| (二) .....   | (8)   |
| (三) .....   | (11)  |
| (四) .....   | (15)  |
| (五) .....   | (17)  |
| (六) .....   | (22)  |
| (七) .....   | (25)  |
| (八) .....   | (35)  |
| (九) .....   | (41)  |
| (十) .....   | (51)  |
| (十一) .....  | (59)  |
| (十二) .....  | (65)  |
| (十三) .....  | (74)  |
| (十四) .....  | (80)  |
| (十五) .....  | (92)  |
| (十六) .....  | (116) |
| (十七) .....  | (131) |
| (十八) .....  | (133) |
| (十九) .....  | (142) |
| (二十) .....  | (149) |
| (二十一) ..... | (160) |
| (二十二) ..... | (173) |

# 红 土 绿 原

## (序)

巍峨壮丽的西北高原，山披彩练，原绣绿锦，群峰叠嶂，银蟒钻动，湖泊河川，激流瀑洪，在熠熠阳光下相互辉映，每逢月夜，星罗棋布，呈现出一派天盖锦缎，地倾东南，高原空旷，坦坦荡荡的太虚幻境。这片神奇奥秘、绵延着亘古荆芜、千载蛮荒的土地，是个扑朔迷离的宝库，蕴藏着无数巨大的财富，却又被积贫积弱的魔咒阴影笼罩着……这是一片拓荒者垂涎、吸金人注目，同时也是引无数壮士断臂、好汉沥血、英雄折腰的黄金宝地。在这块浩瀚无垠、地朗天宽的广袤大地上，八百里河套平川就像是一颗明珠。好一派塞上江南风光！

长城遗址、西夏古堡、奔腾不息的黄河夺目而出，吊挂住巴颜喀拉山，穿越甘肃兰州盆地，向北横贯宁夏，东西两侧与山地相接。在一片绿色的百里平原上，人民勤劳勇敢、质朴善良，一曲雄浑高亢的赞歌，道出了中华儿女的心声：

啊，黄河！

你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，

五千年的古国文化，

从您这儿发源，

多少英雄的故事在您的周围上演！

河套盆地，百里平川，巍巍的贺兰山脉，俨如一道天然屏障，屹立在黄河西面。

这是一片繁茂的、富庶的沃土！

漫山遍野的牛羊、驰骋草原的马群、千里飘香的麦稻，满园丰硕的沙枣、枸杞……

在黄河故道渡口东面不远的土坡上，立着一块久经风霜雨雪、黄沙风暴、尘土雾霾的洗礼，字迹已经模糊，但尚依稀可辨的界碑：“石埠头镇”。

清晨，从渡口不远处传来声声隐约可闻的船夫号子，拉开了人们日复一日的生活序幕。满船满仓的货物在船篷上标着盐碱、大米、毛皮、面粉、枸杞等字样；渡口码头，桅杆林立，戴着洋帽、墨镜的监工头挥舞着皮鞭，呵斥着搬运、装卸的劳工；骆驼、骡马、羊群、牛车以及人流拥挤着，充斥着过道两边；小摊小贩呼喝、叫卖之声此起彼伏；摆渡船工双手撑着长长的竹篙，将一船又一船的人畜、车辆、货物渡到对岸……

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，给我们祖国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。

一九〇〇年以后，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逐步伸入我国西北腹地。他们利用庚子赔款，用中国的钱疯狂掠夺我国西北部丰富的资源，同时勾结利用我国的反动资本家，残酷压榨和剥削我国人民的脂膏。他们沿着黄河，从兰州、包头进入河套地区，在位居高原要冲的石埠头镇开办了八家洋行（或称为“八大洋行”），源源不断地搜刮、掠夺我西北——内蒙古、青海、甘肃、宁夏等地的土特产，

如滩羊皮、绒毛等皮货，还有药材、油料、大米、瓜果、枸杞等农林牧副渔产品。更为贪得无厌的是他们还进一步开设工场、厂矿，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采挖煤炭、盐碱等矿藏以及砍伐木材等。他们坐收渔利，尤其是石埠头镇地区蕴藏着大量的优质煤炭，是西北著名的煤炭大都，更是他们垂涎欲滴的聚宝盆、金银滩。他们雇佣大批廉价的劳工，用劳工的血肉、汗水和生命，为他们创造源源不断的财源、榨取丰厚的剩余价值。

故历史有云：自国门被冲开后，我们祖国的西北部的历史，就是一部充满人类悲惨命运的血泪史……

## (一)

沿着黄河东岸坎坷崎岖径道，出现一支自近而远的运输队，澎湃的江水和清脆的驼铃，交汇成一曲特殊的旋律。

这支运输队共有五匹骆驼、两匹马和三个人。马大爷和一个壮实的小伙子解福昌牵着马走在前头，还未弱冠的机灵小鬼——灵鸽悠闲地坐在最后一匹骆驼背上，双手执着一支竹笛，吹奏着《信天翁》《山丹丹花开红艳艳》等陕北民歌……嘹亮悦耳的笛声传向四方。解福昌一路只是低着头，闷不作声，显出一副心事重重、思绪纷繁的样子，怎么不呢？大小伙子自幼无父无母，亦无兄弟姐妹，十几岁便与一些生活无着的流浪儿兄弟下煤窑挖煤、背煤，拼死拼活，好不容易才勉强找到一点下锅的米。马大爷见他居无定所，人又机灵勤快、忠厚老实，便收养他为义子。后来，八家洋行总代理屠大业要扩充其运输队，经马大爷的努力推荐，年轻朴实的解福昌便成为屠府宅院的一名运输队的赶脚。九一八事变日寇挑起事端，

公然侵占我国东北四省后，大批难民涌入关内逃难，其中有部分难民流离失所，千里迢迢来到西北地界寻亲靠友。在难民潮中有一位名叫郭薇的女子，因饥寒交迫病瘫在街边，被马大爷、马大娘救回家中。解福昌从药店买回中药，医治好了郭薇的寒热病。不久，经马大爷和马大娘撮合，解福昌与郭薇喜结良缘。不久，郭薇便身怀六甲，快要分娩了……为此，解福昌满腹心事，愁眉不展，一路用鼻腔哼着那个悲凉的小调：

小白菜呀，地里黄哟，三岁两岁，没了娘啊！……

马大爷上下打量解福昌，说：“阿昌，别哼哼了，过不了几天就要立秋，媳妇的产期怕是快到了吧？”

解福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阿爹，你记错了！还要等到立秋？产期就在这几天……”

马大爷：“啊，是吗？你这一说，我心更慌了！一路上我还叨念着，正闷得紧哪！你快走吧，我和灵鸽招呼得过来，你先走！”

解福昌：“这……行吗，阿爹？”

马大爷：“没事，快走吧！”

解福昌应诺，翻身上马，只见马蹄响处，马大爷望着解福昌的背影，摇头轻叹……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当解福昌快马加鞭赶到家中，媳妇郭薇因难产引起大出血，几经抢救无效后，丢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便撒手人寰。更令人意料不到的是，马大爷、马大娘和解福昌还沉浸在悲痛中的第三天，镇上屠府的一个煤窑发生了渗水事故……

石埠头镇开始动荡起来，杂乱的呼号和脚步声从四面八方涌向



出事的地点……

解福昌把孩子托付给马大娘，神色慌张地对马大爷说：

“爹，娘，窑井出事了！我去看看乌国全兄弟！”

窑井口现场一片混乱，人们七手八脚地扒拉被填埋的井口。疯狂的女人紧紧围住工棚，哭喊叫骂着：“还我男人！还我男人！”

值班员浑身哆嗦，吓瘫在地……

有人大声吼叫：“井下进水，你填埋井口，想叫人死吗?!”

“气死人了！心太狠了！”

“抓住填埋井口的家伙！”

人们义愤填膺地吼着……

解福昌拨开人群，奋力向里挤，忽然瞥见地上躺着一个昏迷不醒的青年妇女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：“这不是乌国全兄弟的妻子阿莲吗?!”

解福昌抢步上前，抱起昏迷不醒的阿莲，不停地呼唤：“阿莲，阿莲，醒醒……”

不知是谁在旁边说：“这女人怕是要生了，快送医院吧！”

屠府大院门外聚集了大批人群，人们在嘶喊着：

“向屠大业要人！”

“要屠大业赔人！”

一些妇女更呼喊：

“还我男人！”

“还我丈夫！”

屠府的管家封水洞穿着长袍大褂，头顶戴个圆顶帽，神色慌张地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，用力推搡要冲入门来的人，力竭声嘶地

说：“请大家不要喊，有话好说！”

在一片混乱的情势下，屠大业睡眠惺忪地出现在门前的台阶上。

屠大业：“工友们，家属们！静一静！发生这种意外事故，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……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很沉重，很悲痛。”

众人质问：“为什么不抢救？！为什么不救人？！”

屠大业：“半夜三更，到哪儿去找人啊！”

解福昌挤出人群，跃上台阶，激动地指着屠大业，朗声道：“工友们，别听他胡诌！窑井渗水，他早就知道，但他置若罔闻，不采取任何措施，等到事态严重，他趁工友下井堵漏，竟丧尽天良地指使家丁、打手砍断井口吊篮绳索，推倒井口围墙，填埋井口通道……好几十条人命哪！”

有人悲恸：“天呀，这样做心也太黑了！”

有人喊冤：“哎呀，我的男人死得好惨！”

群情激愤，众人齐声声讨：

“要他赔人！”

“要他偿命！”

屠大业却故作镇定地说：“解福昌，你可有凭证？”

屠大业以为他暗中安排的事，是万无一失的，怎料到解福昌已作了调查，胸有成竹。

解福昌坦然应道：“有！”

说着，解福昌向人群一挥手，几个壮实的工友揪出一名屠府的家丁来。

其中一名工友对着众人说：

“他就是参与砍绳、填埋井口的凶手之一，逃跑途中被我们逮住的!”

正当双方相持不下的关键时刻，随着一阵急速的警笛声，几十个荷枪实弹的警察冲进现场，把解福昌及几名壮实的工友控制住，凶手乘机溜走了……

群众直面这种情况，十分气愤，齐声责问：“为什么放走凶手?!”

“为什么乱抓人?!”

“警察就可以违法乱纪吗?!”

“还我男人!”

……

警察头儿从腰间掏出手枪朝天“嘭嘭”就是两枪，喝道：“谁再乱喊乱动，我们就要抓人了！这是扰乱社会治安，知道吗?”

屠大业观察眼下形势，见被工友抓获的凶手已溜得无踪无影了，于是壮了壮胆，大声说：“请大家不要再吵闹，听我劝一句：解福昌讲的话不可信。他们抓来的人，我根本不认识，我可以到警察局当面对质，怎能诬赖我唆使人去填埋煤井口呢?!”

屠大业说得振振有词，说完又转向解福昌，和声和气地说：“福昌啊，做人要讲点良心啊！你不想一想，你的老婆难产需要用钱，你半夜来敲门，我不是也借给你了吗?”

解福昌怒颜厉色回答道：“住口！你乘人之危，克扣我全年工钱暂且不说，窑井底下被淹死的可是我们的兄弟，你见死不救真是狠心！这是几十条人命啊!”

警察头儿用警棍戳住解福昌喝道：“你少啰唆！别再煽动群众

闹事了！有理到警察局讲去！”

然后，警察头儿喝令警察：“带走！”

就这样，解福昌及几名工友被警察强行带走了。

## (二)

屠府的深宅大院坐落在石埠头镇北街的中段，院墙由清一色的青砖砌成，墙厚一米多，结构非常严整、结实。面街围墙高七八米，院门由青石板条构成，顶部比院墙高出一米，呈半月形状，门槛三米高、两米多宽，是一扇用红木做成的大门，可容两匹马同时并列出入。迎门里面便是一个深四十米、宽三十米，铺着石板地面的院子，左右两边是砖木结构、洋瓦盖顶的两层楼房，可供二三百人入住。正面一栋是大型平房，中厅用于议事决策，两边耳房则是有关主事的办公所在，整个建筑坐西朝东，沿着后山梁向上延伸，连接前院的是三四幢平房和两层的小阁楼，专供眷属或贵客、达官歇息，全部建筑群被一堵三米高的围墙包围着，占地面积四十余亩，是北街最为豪华壮观的院落建筑。

相传这里就是洋人兴办的八家洋行的经理总会所在，由于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烽火不断，八家洋行便在动乱中逐渐没落了。而当初八家洋行总代理，正是屠大业之父屠成章。屠成章本是雄踞陕甘宁一隅的土著军阀之一。其子屠大业留学大英帝国伦敦，且专攻经济专业。年轻的屠大业少年负志，一心要在学成归来后为屠家创建一番事业，大展宏图，实业救国，光宗耀祖。与屠大少同在一个班级的蓝眼睛、高鼻梁、黄头发的洋妞玛丽·格莱西娅与屠大业卿卿我我，谈上对象啦！而偏巧玛丽的父亲，正是被英

皇室派驻我国西北边陲石埠头镇开设洋行的专员，由他牵头撺掇法、荷、葡等八国共同协办洋行。八家洋行处在风雨飘摇、濒临瓦解之际，恰逢屠大业携洋老婆玛丽回归故里。屠大业通过玛丽向其父密议，并征得其余几家认同，便将所谓的八家洋行交由屠成章总代理，他们就拍拍肥臀，卷空财物款项溜之大吉……凭借八家洋行总代理的头衔，屠成章又依仗军阀势力，将石埠头镇的几个煤窑以及陶瓷厂、碎石厂和盐碱加工厂等控制在手，并趁国内混战之乱，扩展其实业势力范围。他利用搜刮来的民财购置田园、铺设码头，开拓船运和骆驼骡马运输队，操纵了水陆两路的交通命脉。屠成章死后，屠大业继承父业，更是放开手脚，介入采矿、农产食品加工、收购承运转销等领域。数年间，屠大业便成为河套地区富甲一方的大亨。

屠大业的所作所为，都是利字当头，他的人生哲学：凡是对自己有利的，多行一些义举亦无不可。总之，“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”。

屠大业盘剥压榨工人，甚至对窑井发生伤亡事故漠然置之、见死不救。凡此种种，在巧取豪夺、明争暗抢方面，比之其父屠成章，屠大业是犹过之而无不及的。他读了几年洋书、过了数年西方生活，表面看来，很有一副绅士儒雅风度，对西式的生活也是推崇备至，但他的家庭和婚姻观念却相当保守。“三从四德，无后为大”，回到故土后，屠大业首先考虑的是传宗接代的问题。当初，他和玛丽谈情说爱至结婚，他多么希望玛丽替他生儿育女啊，玛丽也信誓旦旦地向他表示过，只要他愿意，玛丽就为他生养一大堆孩子。然而，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三四年过去了，玛丽一点怀孕

的迹象都没有。他也曾寻医问卦，但传宗接代的愿望总是不能实现。一位土郎中说：“洋鸡洋鸭，一旦来到中土，怕是水土不服，一时下不了蛋！”

更有些熟人或者三姑六婆之辈，正经八百地直言相劝：“洋鸡不下蛋，土鸡还怕下不了蛋？”

又说：“哪个有钱人家不是三妻四妾的！”

经过一番思量，屠大业觉得终于豁然开朗，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多年时间里，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先后迎娶了五位姨太太。加上原配玛丽，他算是有六个老婆了！亦算机缘巧合，当他迎娶第一、第二位姨太时，正好玛丽因娘家有事，回国一待就是数年，因此婚事还算顺利，没有遇到什么干扰。但当他娶第三位姨太时，玛丽突然回来了。

当玛丽兴冲冲回到屠府，见到屠府里里外外一片喧哗，宾客盈门，餐桌满庭满院，正是屠大业和新嫁娘——三姨太举行婚庆之时。起初玛丽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还以为是碰上了什么隆重的节日呢！直到一对新人在一干伴郎伴娘的陪伴下，正按中国礼俗进行三拜婚礼，玛丽看清了胸前配戴大红花、穿着结婚礼服的新郎不是别人，正是她的丈夫屠大业时，不由得火冒三丈，一下便冲到这对新人面前，扯下屠大业胸前的大红花掼到地上，用高跟鞋踩了几下，又去掀掉新娘子的红绸盖头，转身猛扇了屠大业几个大嘴巴，还将现场装饰彩带通通扯下，把中厅墙上张贴的大红双喜字撕烂……

玛丽近似疯狂地用蹩脚的汉语怒吼道：“你们中国人太欺侮人了！你们中国人太不讲理了！我……我玛丽·格莱西娅，不怕你

们!”

虽说玛丽大闹屠府屠大业婚礼，但终究无法改变事实。不久之后，因家中有事，玛丽的父亲发来电报，催促她回国。孰料，就此一别竟是永远！玛丽再无消息。抗日战争爆发，屠大业再也无法与玛丽取得联系。直至战后，屠大业才偶然得知：在德军轰炸伦敦期间，玛丽一家不幸全部遇难。屠大业得此噩耗，也曾悲伤一时。他拿出玛丽生前的遗物，包括她钟爱的金银珠宝等首饰，为玛丽在石埠头镇郊外建了一座颇为豪华的衣冠墓。

此后，屠大业相继又娶了第四、第五位姨太。过了一段纵情声色的日子，直到屠大业房事不举。

遭此厄运后，他几乎请遍了名医替他治疗，但都无济于事。

不幸中之万幸的是，大姨太为他生了个儿子，取名屠敬业，今已长大成人，当了兵。因屠大业显赫的地位，当地一个骑兵团部破格提升其子屠敬业为副官。旅团长利用与屠大业的特殊关系，经常光顾屠府，有时一待便是十天半个月的。原因很简单：屠大业的四、五两房娇艳迷人的姨太太成了这位旅团长的地下情人。

### (三)

屠府后院围墙不远处的山梁上，有一片杂乱、低矮、破旧不堪的棚户密集区，这里居住着几十户煤黑子（挖煤工）和一些流落在外的务工人员。作为屠府的杂工，马大爷老两口和解福昌就在此落户，经过半辈子的努力，马大爷、马大娘起早贪黑、历尽艰辛，才搭盖起一幢比较宽敞的棚屋。老两口相依为命，早年只生养了一个儿子，取名马本为。此子非常独特，虽然性格内向，但从小就特别

精灵，爱研究，遇事总要弄个明白，决不轻信人言，有理想、有抱负、有追求。果然，十六七岁时，马本为听闻冀中地界出了个抗日的英雄人物叫马本斋的，并传说马本斋正在招兵买马，组建回民队伍，于是马本为义无反顾，相约了几位意气相投的回民小兄弟，告别爹娘，追寻马本斋去了。后来，有人传言，说马大爷、马大娘之子马本为在马本斋的抗日队伍里，表现得非常勇敢机智，在与日本鬼子的战斗中屡建奇功，从班长升到排长、连长，现在已经是营长了！真是了不起！马大爷、马大娘听到这消息后，心中不知有多高兴、多欣慰。此是后话，暂且不提。

眼前最当紧的，就是义子解福昌，因煤井透水，几十名工友被淹死，尤其是从小就在一起摸爬滚打的过命兄弟乌国全也死于非命，解福昌带头领着工友、家属，向制造这起事件、见死不救的屠大业总代理进行针锋相对的抗争，要求屠大业严惩肇事凶手，赔偿损失，处理好遇难矿属的善后事宜。不料，凶手在屠大业授意下，被警方徇私枉法放走了。屠大业反诬解福昌无证据，是故意煽动群众并带头闹事，因而将其关押在警局的看守所里。马大爷多次跑警局和屠府，向他们求情都无济于事。幸亏马大娘好记性，想起了一个人。

马大娘：“老头子，你还记得杜重八吗？”

马大爷：“怎么不记得？就是当地驻军的那个团参谋杜重八吧！”

马大娘：“正是。”

马大爷：“唉，我当你是说谁呢！原来你说的是他！他是当兵的，能管啥用？”



马大娘：“嗨，你真是个老糊涂了！杜重八是驻军的参谋，可你别忘了，他曾是屠大业的老爸屠成璋最年轻的副官，听说当年他与屠大业关系非同一般，还相互称兄道弟呢！”

马大爷有点醒悟了，说：“哎，你不提，我倒是忘了！我这就找他去！兴许他有办法。”

马大爷找到了杜重八，将解福昌被关押的事，一五一十相告。杜重八的父亲与马大爷同辈，关系如同通家，过从甚密。

杜重八：“马大叔，您要是不说，我还不知福昌兄弟遭此厄运呢！您老放心，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啦！”

杜重八是个极讲信用、言而有信且雷厉风行的人，经过他登门屠府找屠大业说情后，果然不出三天，解福昌被释放回来了。

原来乌国全和马大爷正好是邻居，乌国全与阿莲结婚时，还是马大爷、马大娘帮忙打点张罗，一手操办的呢。现在乌国全遇难，阿莲为他生下一女，马大爷帮她取名叫乌金秀，而马大爷的义子解福昌的妻子产了一子便因难产过世了，马大爷说此娃暂叫山娃吧！

这个一出生便没了娘的孩子，同阿莲的女儿金秀一样，都是由阿莲奶大的。幸好当时阿莲年轻，身板子健硕壮实，在马大娘细心照料下，丰盈的双奶奶水很足，喂养两个婴儿没问题。

两家人在短短的时间内，接连失去两位亲人，悲痛肯定是难以承受的，但即便如此，悲痛之后，生活还是要过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承载社会的责任，继续跋涉人生的旅途。现在解福昌和阿莲正是直面人生最大抉择。阿莲芳龄才二十有八，是个劳苦人家出身的劳动妇女，然而却出落得如出水芙蓉倾城倾国且性情温顺、聪明贤惠，是个持家著业的好帮手、贤内助。如今命运安排她碰上了胸襟